

成长

## 人间烟火

湘潭理工学院 梁典逸

夜幕降临，我看窗外，只见万家灯火初上，如数不尽的繁星挂在泛着墨水般涟漪的画幕上。此情此景，让我回想起在湖南日报社实习期间，感悟“人间烟火”的一帧帧画面。

初到湖南日报社，我便被浓厚的新闻氛围所吸引。报社大楼内挂满了各个时期的报纸版面，仿佛在诉说着她的辉煌历史。在这里，我遇到了许多优秀的新闻前辈，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。

我实习的部门是“湘闻频道”，主要负责接待打电话过来寻求帮助的群众。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阿姨的父亲因为电信故障，电视机看不了了，想将刚交的200元钱电视费向电信公司要回来。整整等了3个月，问题没有解决，她才拨通了湖南日报社的新闻热线电话。费尽周折帮助她解决问题后，我长吁了一口气。

在采访过程中，我深刻体会到了新闻工作者的敏锐和细致。他们总是

能够捕捉到那些普通人难以察觉的细节，用生动的语言将新闻事件还原得栩栩如生。同时，我也深刻领悟了指导老师经常说的：“新闻记者应当以实事求是为准则，与民众换位思考，为他人寻求帮助，为百姓发声。”新闻采访不仅仅是记录事实，更是挖掘真相、传递价值的过程。

有时，我们还到长沙各地采访调查。指导老师一般都办事风风火火，说话干净利落。而我们这种还在“喝奶”的实习孩子，便只能在一旁拍摄视频、编辑文字，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。指导老师总说，各行各业都有它的规矩制度，我们从人间烟火中来，到人间烟火中去，体验人生百态，有时对某些事也无能为力，但千万不能轻言放弃。

实习中，我也遇到了许多挑战和困难。有时候，我会因为采访对象的不配合而感到沮丧；有时候，我会因为稿件被多次修改而感到焦虑。但是，正是在这些挫折中，我日渐成长。在编辑工作中，我深

入学习了新闻报道的选题、策划、撰写和排版等各个环节。我不断磨练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，力求让每一篇报道都能准确传达信息、吸引读者。同时，我也深刻体会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。我多次与编辑、摄影等同事紧密配合，共同打造出一篇篇精彩纷呈的报道。

回首实习的日子，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与怀念：感激那些给予我帮助与指导的编辑们，感激那些陪伴我度过实习时光的同事们；怀念那些忙碌而又充实的日子，怀念那些与我共同书写“人间烟火”的时光。

## 青少年文艺

QINGSHAONIANWENYI

记录

## 打糍粑

邵阳市第六中学 付可安

今年寒假，我同父母回老家过年。偶然间听到小姨在说打糍粑的事，我顿时来了兴趣，自告奋勇地举手要求一起帮忙。小姨欣然同意，并兴致勃勃地跟我分享了糍粑的悠久历史。听到这，一种莫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涌上心头，我暗自下决心要好好学习。说干就干，小姨立马带着我去准备所需的工具、材料，边准备边耐心地给我讲解制作步骤、注意事项。

小姨先把糯米浸泡在水中（需要泡6个小时），这是为了把糯米浸透，方便后面打糍粑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小姨又带我去把打糍粑的工具搬出来。在糯米泡发

后，小姨将糯米放入锅中蒸熟，后倒入石槽中。随后，小姨递了把锤子给我，并指导我如何握锤子以及如何发力。小姨一声令下，我马上抡起锤子，瞄准糯米，和小姨你一锤我一下地锤打起来。可才锤了几下，刚开始的那种兴奋干劲立马被手臂的酸麻取代，没有力气了。等力气恢复了一点再去锤，就这样反复锤打几个小时后，终于听到小姨说可以了。我如释重负，把锤子放在一旁。

“这也太累了吧，明明看上去步骤很简单啊。”

我的牢骚被小姨听到后，她还耐心地安慰我。

（指导老师：肖轼）

回望

## 一次意外事件

邵阳县工业职业技术学校305班 陈雅怡

每到春节，家家户户都是最热闹的时候，大人们忙着过年的时候，而我们小孩子，则忙着到处玩，找乐子。

记得有一年，我一家和我姑妈及二伯两家聚在一起过年。我、我姐、我弟、我二伯的两个儿子、我姑的两个儿子，以及五叔的一对儿女，便组成了一支庞大的“娱乐队伍”。

在我们乡村，过年前，家家户户都会在家门口放爆竹，以示辞旧迎新。爆竹放完后，会遗落一些小爆竹放，成了孩子们的一种娱乐。那一年，我们几个小孩拾了自家门前散落的爆竹，放完之后，觉得还不过瘾，于是在大哥哥（二伯的一个儿子）的带领下，来到了一位叔叔房前的斜坡上捡拾爆竹。斜坡上散布着很多小爆竹，我们心里乐开了花。大家把拾到的爆竹交给大哥哥。那位叔叔提醒我们要小心些，大家都没将它放在心上。突然，我看见我的旁边有一团黑影滚下去了。我想看清楚那是谁，但是那团黑影滚的速度太快，我无法辨认出来。

等到黑影撞上一块石头停下后，我才发现那是我姐。刹那间，大伙像一窝蜂一样全都聚上去。我连忙将她扶了起来，并询问：“撞到哪里了？有没有不舒服？”我姐道：“没事。”大家听罢也没多想，便散开继续找爆竹去了。而我留在我姐身边，询问她是如何掉下去的。待她一一讲述后，才知道她是在斜坡上捡拾爆竹时，不小心被石头绊倒，失足摔下去的。我认为我姐真的没什么事，便又跟着大家捡爆竹。待大家觉得没有爆竹可拾取了，便用打火机燃放拾到的爆竹，放完后才回家。

在放爆竹的时候，我隐约感觉到我姐的兴致不高，觉得不对劲。于是，等到回家后，我又询问她有没有哪里不舒服。这次她嗫嗫嚅嚅的，我便让她给我看所撞到的地方。我本以为会是手或者脚，不料，她告诉我撞到头了，感觉很不舒服，边说边捂着头。我拨开她的头发一看，伤口血肉模糊，还在冒血，极其恐怖！我不敢迟疑，连忙跑去告诉父亲。

姐被送进医院后，头上缝了三针，还检查出有轻微的脑震荡，以至于她过了一个很不开心的春节。

平常，大家在玩乐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生命安全。万一发生了什么“意外”，要第一时间通知亲人。

（指导老师：唐海珍）

青春

## 过年

城步二中枫岭文学社 刘湘婷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感觉“年味”淡了。年年过年都是锣鼓喧天、爆竹声四起，那为什么会感觉“淡”？

儿时期待过年，因为只有这个时候，许多垂涎已久的糖果、菜肴可以品尝，顺便连带自己的“小金库”也变得充盈起来。同村的玩伴齐聚，欢笑声都快掩盖鞭炮声了。随着年岁的增长，烦恼的事情也多了起来，在意的、期待的也不再是糖果，童年的玩伴也各奔东西。儿时那最平常的玩乐，到现在却变成了奢望。

我喜欢鞭炮声，因为它是它拉开了过年团聚的序幕。

鞭炮已经响起了，姐姐还没回来，我和妈妈在院子里向路边张望着。

“还好抢到车票赶回来了。”姐姐一边拎着大包小包走进院子，一边说着。我一下子跳起来。妈妈瞬间来了精神：“哎，回来啦！快，进屋，快吃年夜饭了！可算把你盼回来了……”妈妈一

边唠叨，一边乐呵呵地帮姐姐卸下一身的行囊。

家人围坐在一起。满满的一桌年夜饭散发着热腾腾的香味。窗外，烟花在空中绚烂绽放。

快乐的日子一下子就过去啦。姐姐在整理行装了，她要出去工作了。

“老板催得急！”姐姐说。“去拿鞭炮，给姐姐送行。”妈妈对我说。

“噼里啪啦……”鞭炮声伴随着汽车的启动声，开启了姐姐南下的行程。

汽车越来越远。村口，我和妈妈还在张望着，难舍之情顿时涌上心头！像姐姐这样一年一度候鸟般迁徙的打工者，回家过年，既是一种幸福又是一种无奈。在姐姐离家的时候，我忽然讨厌起过年了，仿佛过年就意味着别离！

年，就这么过了，年复一年，恰如生命的年轮。

（指导老师：宋阳玲 杨帆静）



盛放

严钦龙 摄

小小说

## 寤寐思服

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商学院 唐成

话说分了组之后，很奇怪的，一个平时和我关系不温不热的同学，一改往日的态度，突然对我热情起来。我和他一个坐在教室东，一个坐在教室西，几乎每节下课他都来找我，或聊天或打闹。我们且叫他小H。

小H长得高，但很瘦，从脸型到身体都瘦的那种。并非我的偏见，但他绝不能归入好看的那一类，甚至挨不上一点边。

小H下课来找我玩，就挤在李弘的位置上，三个男生叽里呱啦聊些与学习不相干的东西。有时坐在我前面的那个女孩子——思思，也会凑上来说几句。三个男生免不了小打小闹——也都是开玩笑性质的，你打我几拳，我还你几拳。女生知道我们是开玩笑，在一旁嬉笑助威，无不给教室增添几分热闹。

但小H的玩笑，愈加没了度，到后来一拳下来捶得我疼好一会。旁边的女孩子依旧嬉笑，她们看不出来，我也不好意思说出来。但对小H的反感却愈深，碍于面子依旧是不说。

一次下课从外面回来，看到他坐在我座位上和思思正谈论着什么。走过去，才发现他是在等我，并且又打算与我“恶战”。我真是无语，只迎上去，他怎么捶我，我也不还手。上课了，他就回去了。

上课时，脑子里莫名闪过刚才看到的他和思思攀谈的画面，下意识地朝小H的方向看过去。他竟然也在往这边看，看的正是她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之后，他又来了几次，我都

采取这种“非攻”的策略。而思思看到我这样，也仿佛明白了我的气愤。一次小H离开后，她眨着眼问我：“你不疼吗？”我白她一眼，你来试试。然后我又说，我不跟他闹了，我想他自觉没趣应该不会来闹了。然而他比我想象的顽强得多，一直到我无法忍受了，我才明白应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。

一次下课，教室里没有什么人，我叫住思思。

“你和小H很熟吗？”我问。

“怎么了？”她看着我，“之前当了一会同桌。”

“对了。”我心想着，我的结论一定是对的。

我压低声音，尽管周围也没有什么。你知不知道小H在偷看你？”

“啊？”她轻叹一声。

“哎呀，你不懂吗？他平时来这边，是为了你！”我又说。

她不说话，沉默了一会，然后说：“那我以后躲着点。”

从那以后，他一来，她就走。果然没几天就药到病除，他也不再来了。

一般的暗恋，当事人的面子都很薄，一方躲一躲，另一方也不敢再靠近了。这样的关系也就不了了之，就如小H。还有一些不一般的，却有着不撞南墙决不罢休的劲，就如李弘。

“李弘有情绪，有道槛越不过来。你们几个去他家劝劝，不要让他耽误了学习。”

李弘心里敏感我是知道的，但他现在的状况我是一头雾水。

走出办公室，那两个女孩就你一句我一句吐槽起来。我问，发生什么了。赵玥告诉我，昨晚晚自习下课，她、思思、小T一起回家，走在一条没有路灯的路上，突然路边一个黑影窜出来和她们打招呼，她们三个被吓了一跳，一时也没认出是谁也就没有回应。李弘就生气了，快步走掉了，说她们孤立他。

啊，我吃惊了，这才多大点事，敏感也不至此。

“嗨，有时你以为你看到了全部，其实只是冰山一角。”思思说了一句打趣的话。

“他和小T……”她压低声音。啊，我下巴都要掉地上去了。他和我同桌这么久，我是一点也不知道。这小子！

“哎，别误会了，小T不喜欢他。”赵玥忙解释。我问她们是怎么知道的。她们几个女生每天凑在一起，一问就出来了——李弘有几次偷偷往小T桌上放糖果。

“你是双眼不见窗外事。”思思打趣我。说着，我们几个已经走到了李弘家楼下。李弘父母在学校租了一套家属房。

李弘一个人反锁在房间里。我们三个轮流在房门口劝他，最后连门都没有轰开，又灰溜溜地回去了。从人际关系到学习，当着他的面我们也不好意思点破他。

班主任向我们询问情况。我说：“关键的药方没到。”班主任不解地看着我。那两个女孩都在憋笑。

放学之后，我们三个好说歹说拉上小T，我们四个又去了一次。这次李弘打开了房门，第二天果然来上课了。

我想，我要是戴个墨镜，穿件长衫，背个锦旗到街上去行医，绝对是药到病除。